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六

兵部八十一

甲下

吳越春秋曰勾踐使大夫種於吳曰竊聞大王興大義誅

強救弱越使賤臣種以先人藏器及中二十領以貢君

又曰公子光伏甲士於私室具酒而請王僚王乃被棠夷

之甲三重使兵衛至光之門夾陸帶甲左右皆王僚之親

戚也專諸置魚腸劍炙魚腹中而進之刺王僚貫胷達背

王僚立死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伍孚以董卓無道欲身自殺之衣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內藏佩刀詣卓卓送出閣執手告別孚引刀刺卓卓多力

却中中即殺乎夷其族

董卓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為己子為作小鎧胄使騎駛

央音 馳馬與玉甲一具懼出入以為麟駒鳳鷄至殺人之子

如蚤虱耳

晉建武故事曰王敦死秘不發喪賊於水南北渡攻壘柵

皆重鎧浴鐵都督應詹等出精銳距之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前廣州刺史韋郎於

廣州所部作犀皮鎧六領請免郎官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左右置直衛萬人皆五色細鎧光耀奪

目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三年丹陽宛陵民掘地得甲一領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魔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鍔來  
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古之制也今三家過  
制請皆損之

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黃金蚩尤受之制以爲劍鍔

言其始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趙岐章句曰矢箭也函鍔也

孫卿子曰楚人斲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  
慎子曰藏甲子國必有兵道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六

二

監鐵論曰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

呂氏春秋曰田贊衣而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  
曰衣又有惡於此者王曰可得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  
何謂也對曰甲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  
貧貧故衣惡今大王萬乘之主富厚無敵而好衣民以甲  
臣弗得也意者爲其義也甲之事兵之事也劉人之頸刺  
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其名又甚不榮也

呂氏春秋曰邾之故爲甲裳衣帛

以帛綴甲

公息忌謂制君曰

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在  
力者半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  
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

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息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  
人有傷之者曰公息息知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  
邾君不說於是乎止官無以組邾君有所尤也爲甲以組  
而使公息息雖多爲組何損以組不便公息息雖無爲組  
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息之說用之組心  
不可不察

又曰趙攻中山中山有多力者曰邱鳩衣鐵甲操杖擊無  
不碎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  
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  
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是吾之過也若非陽虎而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三

以爲陽虎則非巨之罪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承孔子和  
之三終而甲罷

崔寔政論曰貪饕之吏競納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  
以麻裯被弓弩鐵粹醢中令脆易治鎧孔又褊小不足容  
入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弩孺鎧弩之利也今鎧則不堅擊  
則不勁永失所恃矣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政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  
之首雖出於幽谷遷於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  
林薄攝生乎榛藪

文選曰介冑被霑汗

又曰金練照海浦 注練甲也

又曰玄甲驪日  
陳林武庫賦曰鎧則東鎧闕鞏百鍊精剛函師震推革人  
製縫玄 甲灼燄流光

孔融寘刑論曰古聖作犀兕革鎧今益領鐵鎧絕聖甚遠  
魏武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  
三百其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  
是時士卒練甲不與今時等也

曹植表曰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具兩當鎧一領炎  
鍊鎧一領馬鎧一領今世以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  
曹殷仲堪相王賤曰奉所賜馬鎧既足以獎厲懦心又以  
光華遠在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六

四

庚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禱鎧一領兜鍪一副

又曰鄧伯山昔送此犀皮兩當 一領雖不能精好復是  
異物故復致之

李尤 銘曰甲 之施扞禦鋒矢尙其堅剛或用犀兕內  
以存身外不傷害有似於人厥道廣大好德者寧好戰者  
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爲

兜鍪

廣雅曰兜鍪謂之胄鎚鍛謂之鎚鍪

說文曰胄兜鍪首也

易曰離爲甲胄

詩曰公徒三萬貝胄朱綬

平長曰貝胄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綬子林功

禮記曰獻甲者執胃獻杖者執末

又曰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甲冑則必有

不可犯之色

鏡與事立  
相配也

又曰車則挽綏執以將命甲冑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

以前之明祖橐奉冑

左傳曰公及邾師戰於井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

魚門

又曰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

又曰晉侯敗狄於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

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邾至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

疾如風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五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問遣也

邾至見客免冑命曰君之

外臣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

介皆不拜

三肅使首而退

又曰楚白公之亂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

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

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

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艾安也

而又掩面以絕

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

言棄公得民心也

穀梁傳曰古者被甲撻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豈曰

以報其恥哉

漢書曰王莽傳云元始五年策王莽加九命之錫乃稽首

拜受甲冑一具

後漢書曰劉虞積忿不已自率十萬攻瓚將從田事伐郡程緒免冑前曰公孫瓚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告曉使得改行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也虞以緒臨事沮議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一人殺一伯珪而已虞遂大敗斬虞於薊市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喪至河南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雖在軍旅心存王室不忘俎豆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給侯印綬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陣送葬

又曰建武六年馬武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甲兜鍪持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六

戟奔擊數十人鷲追兵盡還武中矢而傷

又曰上欲征彭寵朱浮上疏切諫曰連年距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馳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護生活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

獻帝春秋曰孫策獲太史慈謂曰孤昔與卿神亭之役若爲卿先如何慈謂曰不敢面欺若兜鍪帶不斷未可量也吳志曰太史慈與孫策戰於神亭策得慈兜鍪

吳歷曰諸葛恪作東關遏槐軍若距之時寒雪恪使丁奉等皆解鎧但着兜鍪持刀緣遏上北軍見裸身而緣皆大笑不戒嚴兵便亂斫遂破北軍

晉書天文志曰魏文帝黃初六年十月有星孛於少微歷

軒轅占曰兵喪除舊更新之象時帝軍廣陵辛丑帝親御甲冑觀兵

沈約宋書曰元嘉二十七年北討至陝虜多縱突騎眾軍患之薛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納兩當破馬亦無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吃噎所向無前當其鋒者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殺一人眾無不拔靡

王琰宋書曰晉康太守劉思道攻廣州殺刺史羊希龍驤將軍陳伯紹討之思道迎擊之殺傷甚眾會紹髻解兜鍪墜地退走見擒

車頻秦書曰符登堅族會孫堅死登自立皆刻兜鍪作死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六

七

休字宗士以必死爲度故戰所向無前

往鴻前秦錄曰符堅末慕容冲率眾登城堅身貫甲冑飛矢滿身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兜鍪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速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春秋繁露服制象曰夫執介冑而從能距敵者固非人之所貴也

孝經威嬉拒曰欲去惡鬼五刑具五人皆持大斧著鐵冑冑將之常使去四五十步不可令近人也

戰國策曰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當敵則斬甲楯鞬鍪

國語曰靡笄之役邾獻子陽曰余病矣張御曰受命於廟



服受於社甲冑而郊死戎之政也

又晉語曰邠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

樂資春秋後傳曰吳越合魏武侯厲衆五年秦人興師而臨西河魏士聞之介冑不待令而奮擊殺秦人者萬數

英雄記袁紹爲公孫瓚所圍別駕田豐扶紹入空垣紹脫

兜鍪抵地云丈夫當前鬪死而返逃入牆間豈可得活云一

入匿  
墻間

盧緝晉書曰王起事曰建武元年天子還洛陽右將軍張方鐵啟陛下自鄴來還宜詢宗廟天子出因便制啟移都其夜方悉引兵從西明廣陽諸城門入自領五千騎皆捉纏鎗擊兜鍪燹甘皆用涼州白鷓毛望之若茶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八

周遷輿服雜事曰刺校者校人之執刺兵者也首戴虎皮傳曰蒙皋毳以犯陳蔡因是有虎皮冑焉蜀隊戴具冑被犀角此古制也詩云貝冑朱綬謂以貝齒飾冑朱綬綴之以朱綬也冑插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綬之象也

晉令曰軍列營步騎士以下皆着兜鍪

郭義恭廣志曰獠在梓柯興古鬱林交趾蒼梧皆以朱漆皮爲兜鍪

家語曰孔子對魯哀公曰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之然

孔叢子曰陳王曰將居軍之禮勝敗之變如之何太師曰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

又曰子高曰夫儒者居德行道則竟冕之服統師旅則有介冑之服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戰不已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

虞喜志林曰宋祭酒云可以行禦者爲械謂鎧甲兜鍪也抱朴子曰夫德教者黼黻祭服也刑罰者扞及之甲冑也

若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禦劓絳也以刑罰施乎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

又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

又曰盤旋揖讓非禦殺之容貫甲纓冒非廟堂之飾

曹植表曰兩當鎧二十領兜鍪百副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九

陶侃荅溫嶠書曰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兜鍪兜鍪作之巧習用功殊多戰器不事須此也意謂不如三甲者逆賊身所服此是凶器古人惡其名得此兜鍪者猶以有功令賞其細葛一端

魏武帝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袁尙遣卽厲精銳討之今尙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匿陳車被堅執銳朱旗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尙單騎送走捐弃僞節銳鐵大將軍邴卿侯印各一枝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于寶晉志詩曰壯士稟傑姿氣烈有自然俯仰羣雄中胡能救世艱閱鞏代縫掖兜鍪易進賢

揚雄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距海漂崑崙  
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擗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羣  
記當此之勤觀牟生蟣虱介冑被露汗

文選曰朝食不免冑夕息常負戈

又曰貝冑星離

以貝飾之

### 盾上

釋名曰盾遜也跪其下避刃以隱遁也大而平者曰吳魁  
本出於吳爲魁師者所持也滇者曰盾滇本出於蜀蜀滇  
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而鄒者曰陷虜言可陷  
破虜敵今謂之曰露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  
刀相配也狹而短者曰夾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小稱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十

以韃編板者謂之木絡盾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  
曰木盾皆因所用爲名也

許慎說文曰盾音音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尸聲櫓大盾  
也

楊雄方言曰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敵或謂之杆關西謂之  
盾

張揖埤蒼曰戟盾也

廣雅曰果科于敵櫓戟盾也

龍魚河圖曰盾各自障

禮記曰仲夏之日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籥箏于戚

戈羽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又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鄭玄曰朱干亦八盾也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

盾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朱裳執戈揚盾帥百

吏而時儺以索室驅疫

又曰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辯其物與之等以待重事

鄭玄註曰

五柳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又曰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左傳曰魯及齊戰於炊鼻

杜豫曰炊鼻魯地

齊子淵捷從泄聲子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十一

射之

擊干魯大夫也

中盾瓦絛鞫汰轉七八者三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七

兵部八十八

彭排

御枚

棊

棊

下楯

春秋元命苞曰帝桮戴干楯是謂清明發節核度蓋象招

搖

宋均曰干楯招搖為天戈戈楯楯副戴之者象見天中以為表者也

艾記曰頃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頃伯面見羽謝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頃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七

一

劍楯入營衛士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羽目之問為誰良曰沛公忝乘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彘肩而啗之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漢書曰周亞夫子為父買向方甲楯五百被苦之不與錢傭之謂其盜買縣官恐而上變告子事連汚亞夫亞夫斷血死

又曰晁錯上言曰曲道相伏險阨相簿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謝承後漢書曰孟政字子節地皇六年為府丞虞鄉書佐時太守缺丞視事毘陵有賊丞討之未到縣道路逢賊吏卒逆散政操刀盾與賊相擊丞得免難政遂死於路

又曰江漢字子甫遷丹陽太守是時大江劇賊余來等劫擊牛渚丹陽邊水諸縣居民毆掠良善經歲爲害漢到郡會集勁士修整戰具鈎鑊刀盾大戟長矛弓弩勁兵轉送承接余來亟戰失利遂見梟獲孝順帝喜其功賜以劔珮後漢書曰袁紹爲高橈起土山射曹操營中皆蒙盾而行東觀漢記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節家貧給事爲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尉去舉盾投地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後耶遂去學問

魏志曰建安五年太祖軍於官渡袁紹進保武陽稍前依沙塹爲屯合戰不利紹射營中兩下行者皆蒙盾衆以大懼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二

又曰太祖與呂布戰太祖募陷陣典韋先將應募者數十人皆衣兩鎧棄盾但持長矛擦戟

魚豢魏畧曰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遊俠與平中三輔亂出母爲賊所掠畧出攘臂結衽獨持盾追之行數里及賊殺數十餘人賊乃解還母

章紹吳書曰魯肅欲渡洱衆騎追肅肅植盾引弓射之矢貫洞騎度不制乃還

吳錄曰交趾朱鳶縣有檳榔正直高六七丈葉大如盾

王隱晉書曰朱伺字仲文小爲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江夏便鞍馬弓弓乃盾射獵

于寶晉記曰吳軍師張悌帥衆一二萬濟江與討吳護軍

張翰揚州刺史周陵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刃楯五千號青巾兵屢陷堅陣

沈休文宋書曰宗越南陽葉人也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就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宋畧曰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劉豪少工刀楯勇冠三軍及在漢中忽修長生之術使道士合金丹餌之偃而死及就殮面如生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風聞前廣州刺史

韋朗蒞任雪洗暴濁是彰於州所造牙楯三十幡朱畫青綾盾三千五幡請以見事追免朗前所居宮南史王洪軌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三

隨齊鎮新亭當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楯卿可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以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矣帝甚賞之

齊書曰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北史曰後魏蠕蠕犯塞以任城王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馬初不見虎頭盾若令舞盾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

英雄記曰公孫伯圭追討叛胡邱力居等于管子城伯圭力戰兵乏食馬盡煮弩楯啖食之

又曰袁紹討公孫瓚先令趨義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總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遂大敗

蔡邕月令章句曰洪範經云兵革並起兵謂金又革謂甲楯

又曰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東外崇福門門各羗楯十幡雞鳴戟十張

陶公故事曰臣侃奉獻金華大羗楯五十幡青綾金華楯五十幡

琰寔祥記曰東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秦始中隨湘中刺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四

史劉韞監營浦縣敬叔時遇有旃檀製以爲像像將就而未  
有光材敬叔意願甚懃而營繁無處憑几微睡見沙門  
語敬叔云縣後何家有一桐楯甚堪像光其人極惜之苦  
求可得也敬叔寤問縣後果有何家因求買楯何氏云實  
有此盾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叔具說所夢何氏驚  
奉以製光

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矢

鑿齒持盾戟

郭璞曰鑿齒人類齒如鬚長五六尺

又曰開明北有鳳鳥鸞鳥背戴盾

張華博物志曰朝廷都許時上先人刀劍楯物及銅大盆

殿上四角鼎皆先侯所賜得也



劉義慶世說曰魏武征袁本初治裂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爲可以謂竹甲楯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德祖應聲荅與帝正同衆伏其辨悟

異苑曰河南褚襄字季野將北伐車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楯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爲及敗悉負楯而退

國語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曰輕過而移諸甲兵

賈逵曰輕過輕罪也多諸甲兵以甲兵贖罪也

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罪贖一楯一戟

潛夫論曰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盾遑遽擾攘未能相一誠易制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七

五

淮南子曰大括洪衛菌落

音路高誘注曰括箭括也洪衛菌落箭所出也

載以銀

錫

載飾也飾翦以銀錫

雖有薄縞之襜腐荷之櫛

荷蓮草也魯大楯也

然猶不

能獨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革

楯矣

楊泉物理論曰古有邠帥之刀蘇家之戟皆爲良工利器

時所寶貴也夫刀者身之寶也盾者身之衛也禦難之藩

墻攻守之城池也

夢書曰夢得鑲盾憂相負也

漢書楊雄校獵賦曰賁育之倫蒙楯負羽杖鏃鋤而羅者

以萬計

吳都賦曰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

勾踐將伐吳作榮楯嬰以

白壁鑿以黃金狀若龍蛇以獻吳王王受之於姑蘇  
森姑蘇書捷例次龍也言今起神龍殿亦施此物也

又曰于鹵鉅陽夷勃盧之施

又曰家有鶴膝戶有犀渠

李尤盾銘曰吳旂魯獻戎兵特須也

張魚與崔子真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兵二百馬如特羊

子如錐鏃盾如俞葉

陶侃荅慕容瓌書曰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收屈盧必

陷之矛集鮫犀不入之盾

謝吾與張涼州書曰今致碧綾車中盾一

### 彭排

釋名曰彭排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六

晉安帝紀曰劉裕大破孫恩於麻山恩以彭排自載僅得

還船

諸葛亮軍令曰帳下及右陣各持彭排

### 銜枚

詩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銜枚鄭玄曰勿猶無也

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示初無也示初無行陣銜枚之事者也

禮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皆銜枚

周禮曰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立曰枚狀如箸橫節之銜枚氏掌

司囂察囂灌者謂其乖亂國之大祭祀令禁毋囂軍旅田役令銜枚

為其言語以相誤也

國語曰吳王起師軍于江北王軍于江南越王乃合左軍

銜枚沂江五里以役亦令右軍踰江五里以須賈逵曰沂流而上曰沂流

徑渡曰踰須待也

夜中乃令涉江鳴鼓中水以須越王以其中軍

私師六千人銜枚以襲攻之吳師大北

史記曰項梁帥師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夜銜枚擊楚殺項梁

陸賈楚漢春秋曰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龍舉而翼奮鷄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

漢王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之大破齊軍殺儋於臨濟下

又曰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七

遮卽夜遣三枝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

東觀漢記曰吳漢伐蜀分營於水南水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住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

梁祚國統曰孫權嘗賜甘寧酒米寧以米賜帳下乃以銀碗酌酒自飲次與其都督次酌其次命銜枚出斫敵

王隱晉書曰母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銜枚襲艾等昧爽至于城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使和演發兵殺浚單子以演謀告浚州府逼近銜枚密嚴夜與單子圍演演持白旛請降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總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開方口

衆軍並造陝下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一宿而至遂合戰元怙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既出賊不意虜衆大駭

王智深宋書曰劉誕作亂孝武帝使沈攸等伐之於是龍驤將軍卜天生推車塞塹率敢死數百人銜枚先登

習鑿齒漢晉陽秋曰初魏軍始入蜀劉禪分二千人付羅獻留守吳蜀敗遂起兵遣盛憲謝詢等水陸並到說獻以合從之計獻謂諸將曰今據孤城百姓無主吳人因釁公敢西過宜一決戰以示衆心遂銜枚夜出擊破憲

盧綝首四王起事曰天子自鄴至洛右將軍張方逼帝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七

八

幸長安河間王率叅佐到霸水上迎兵去路百步銜枚屯列

崔鴻後秦錄曰永和二年遣武衛姚鸞營于大路晉將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遠等銜枚夜襲鸞營鸞死之

又前涼錄曰張璩字元琰年十四拜秦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邢崗相拒十日璩銜枚密擊大破之由是顯名

又蜀錄曰李特使弟驥屯軍毘橋以構羅尚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驥以觀虛實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驥營驥及將士奔於流柵

越書絕曰吳王闔閭問伍子胥軍法子胥曰王身將卽疑

船旌麾兵戰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戰與將軍船等三船皆屈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卽出就陣吏卒皆銜枚歌擊鼓者斬

曹滿傳曰公將襲袁紹軍乃選精銳步騎皆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紹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  
太公六韜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人操炬火合則滅之或鼓呼而行或銜枚而止

吳孫子三十二壘經靈輔曰移車移旗以順其意銜枚而陳分師而伏後至先生以戰則克

魏文帝兵書要畧曰銜枚毋譴譁唯令之從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九

左思吳都賦曰銜枚無聲悠悠旆旌

楛

服虔通俗文曰大杖曰楛

魏志曰中會反囚將軍胡烈等與子疏云會帳下督立建密說消息會以作大坑白楛數千欲呼外兵入以次楛殺投置坑中外兵乃殺會

曹瞞傳曰操爲洛陽北部尉善冶四門造五色捧懸門左右各數十條有犯禁者不避豪強輒棒殺之

虞浦江表傳曰孫皓以張布女爲美人皓先殺布後問美人曰爾父何在荅曰賊已殺之皓大怒卽棒殺美人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是或有忤意者輒加以虐刑有白楛

數十根各有名號鐵鑿錐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錐椎人陰破

六韜曰方胥鐵楮重十二斤柄長五尺千二百枚一名天

棒許慎注曰大杖以爲之擊殺舞是以鬼畏楸人也

抱朴子曰吳遣將軍計山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

劍皆不得拔將軍乃多作勁木白棒擊之禁不復行因而

寇賊

又曰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簡之失則趙勝之

門無俠客黃祖之棒無所用矣

晉宣帝教曰當教諸圍上守守皆作棒人一枚輕重長短

者各各可守皆當頭施紉挂臂賊破死在旦夕邂逅衝突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十

圍當以楮楮之

高堂隆陳災異表曰石氏星占曰天楮五五星之杖也主

楮楮亂兵客星彗弗干犯楮兵大起二年消復之宜罷省

百役勿使士卒怨於勤苦而爲亂足其廩食度其劬勞然

後用之則士卒安而無亂兵矣

椎

史記曰張良爲韓報讐得力士爲鐵錐重一百二十斤擊

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又曰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晉鄙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有才力能扛鼎乃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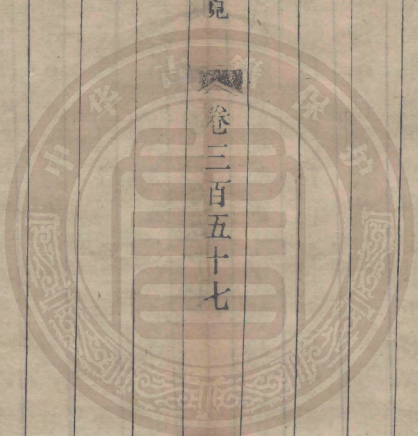
請辟陽侯由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七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

卷第三百五十七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七終

吳興沈宸分校

鞍

轡

鞅

勒

鑣

鞍

說文曰鞍馬鞍具也

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王侍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者詔下蠶室后爲官者丞

司馬彪漢書曰光武徵趙喜引見賜鞍馬侍詔公車

東觀漢記曰景丹將兵詣上上勞勉丹出至城外兵所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八

一

馬坐鞍旃毼毼上

又曰王莽誅諸謀者季次元聞事發覺被馬欲亡馬駕在

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車乃自覺止

又曰章帝曰明德后時廣平鉅鹿樂城王在邸入問起居

朕從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匹

于是以白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

英雄記曰呂布刺殺董卓與季傁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

頭擊馬鞍走出武關

魏志曰許褚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度臨河濟

先度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畱南岸斷后超將步騎萬

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



士爭濟船重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上爲  
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棹船僅乃得度太祖曰微褚幾厄  
又曰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死鄧哀王冲以刀  
穿單衣如鼠齧者謬有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齧衣  
者其主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  
笑曰兒以在側而齧况懸柱乎

魏畧曰五官將知王忠昔嘗噉人時因從駕出行合取家  
間餽饈著忠擊馬鞍以爲嬉笑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先還權請諸將入肅將入閣拜權  
起禮之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  
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加  
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輪徵肅始當顯  
耳權附掌欣笑

又曰孫權每田獵乘馬射虎常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  
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禦使雄駢使  
郡臣豈謂馳逐於原野稜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  
奈天下笑何

后魏書曰傳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勒倒立馳騁  
江表傳曰孫策討祖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斫孤馬鞍  
今創軍立事除氣乘宿恨汝莫怨佈郎叩頭謝罪卽破械  
賜衣署門下賊曹

魏百官名曰紫茸題頭高橋鞍一具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儉恠以鐵  
衛鞍遺奮從五千萬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在暗室光照  
十丈

又曰武帝得二師天馬造攻珣石爲鞍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公相對樗蒲  
遂下騎造馬以策柱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濯然  
已爛顧瞻其馬鞍體骸枯朽既還至家無伏親屬一慟而

絕

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

六景曲記曰周世以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啟封境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八

三

以封驕泰釋鞍授鞵假驥他人欲無陵己其可得乎

傅玄馬射賦曰百馬齊興六釋孔閑金銜玉羈文防鏤鞍

明珂景服華服采鮮

古樂府左延年從軍詩曰從軍何等樂鞍一驅乘雙駿馬

照人目龍驤自動作

謝惠連詩曰挂鞍長林側飲馬修川涓

劉崑扶風歌曰擊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光武皇帝代効此銀鞍一具初不

敢乘謹奉上

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啟曰賜臣供御金梁鞍制作精巧宜

副龍駟聖慈下逮猥垂光賜

後漢李尤鞍銘曰驅鶩奔馳騰躍履踐雖其捷習亦有類  
沛井羸其瓶罔不斯敗

轡

釋名曰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

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又曰我馬維駟六轡沃若

又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

周禮曰絜壺氏絜轡以命舍

又曰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視登受  
轡犯軼遂驅之

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御勒黃口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八

四

百官爲轡善御馬者正衝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  
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  
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順入從刑不用而  
天下理矣

又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又曰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者人也吏  
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

又曰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今齊之以刑而猶弗勝  
何禮之齊也孔子云禮譬之於御則轡也

漢魏春秋曰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光武  
東京郊祀法駕則河南尹奉引奉車都尉執轡侍中參乘

孔叢子曰夫子云夫政令者人君之御轡所以制下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故赦者  
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瘞疽之礪石也

列子曰凡御者得之於銜應之轡得之手應於心

淮南子曰權衡者人主之輿爵祿者人臣之銜轡矣

又曰王良造父御也上車攝轡馬爲齊整

班固東巡頌曰乘輿動色羣后并氣萬騎齊鑣千乘弭轡  
魏明帝善哉行曰百馬齊轡御由造父

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和是  
思馬知良御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鞚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八

五

張揖埤蒼曰勒

音的

馬韁也鞚馬勒也韁

音面

鞚韉也韉

音羈勒韉也韉

音所柔皮也

服虔通俗文曰所以制馬口曰鞚

環濟吳紀曰大皇帝征合肥未下因徹軍還兵呂蒙等共  
雷津北魏將張遼奄至圍數重蒙等死戰旣破圍圍馬出  
升浮橋南已絕丈餘無板谷利時爲親近監白曰至尊牢  
攝鞭緩鞚利常著鞭以增馬勢於是得渡

晉書曰溫嶠字太真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  
出戰嶠執鞚諫太子乃止

晉起居注曰冠軍將軍王浹表臣以發許昌城內北人諸  
將孫凱等謀欲逼臣留身驅遣南人臣初出城門乃相

牽臣馬鞮臣手及斬截僅乃得出

應瑒馳射賦曰放鞮長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每不虛發  
陳林武庫賦曰馬則飛雲絕景直鬣駟騶走駿驚飈步象  
云浮歛鞮則止愛銜斯遊

傅玄銀馬賦曰奮臺沛艾虎據麟跂望雲睇景乘虛四起  
縱銜則行攬鞮則止

成公綏射兔賦曰收輔車之雙轡舍良馬之長鞮擒迅羽  
之輕焱截逸足之狡弄盈得獲于後乘克庖厨之所貢  
夏侯湛征邁辭曰上伊關兮臨川拊駿馬兮授鞍中衛兮  
截嘆歛鞮兮盤桓

閔鴻與劉子雅書曰若能控奔驥以接駑乘則力追者萬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八

六

羣循 翅以顧短翮則歸飛者如雲

勒

劉芳毛詩箋音義註曰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轡爲  
勒且舊語云馬勒不云轡以勒爲轡者蓋是北人避勒名  
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鞮爲轡反覆推之此爲明証又  
詩稱執轡如組

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今俗儒咸以轡爲勒而  
會無寤者

家語曰閔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  
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  
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

漢書曰呼韓耶單于甘露三年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繅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好卑雞小馬小牛令左右騎斷羈勒使墮地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馬韁馬腦鍾黃金勒

鄴中記曰虎諱勒呼馬勒曰轡羅勒曰香菜

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如翠毛之飾淮南子曰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各上氣力人不他務弓馬不解勒便之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八

七

說苑曰田子方度西河造翟黃翟黃取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子方望以爲人君翟黃至而子方曰子人臣也將何以至此對曰此皆君之賜也臣進五大夫祿爵倍以故至如此

韓陽文天要集曰造父五星在傳舍南造父洗馬轡勒御

輿據詩曰騏驥伏吳坂不與伯樂俱驚馬同銜勒豈得獨車殊

魏文帝馬腦勒賦曰馬腦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各之或以繫頸或以飭勒余有斯

美因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詞曰稟金德之靈施舍白

虎之華章羽朔方之玄氣喜南離之焱陽歛中區之黃采  
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內炤浮景  
外鮮文繁奇章異采的樂其間爾乃籍彼朱蜀華勒用成駢  
居列峙煥若羅星

應瑒馳射賦曰羣駿籠茸於衡首咸皆腰襦與飛兔隴修  
勒而容與並軒翥而厲怒

陳琳馬腦勒賦曰五官將得馬腦以爲寶勒美其英綵之  
光艷也使琳賦之爾乃他山爲錯荆和爲理制爲寶勒以  
禦君子

王粲馬腦勒賦曰因恣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  
矩御世嗣之駿服兮表駉驥之儀式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八

八

王沉馬腦勒賦曰厥象伊何如規之盈皎鱗紆疇白黑殊  
形如米之潔如玉之貞固乾坤之所育兮匪彫鑿而自成  
爾乃於飾龍首加服鸞鑣和鈴鏘鏘迴景逍遙

鑣

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口也

說文曰鑣馬銜也

爾雅曰鑣謂之鑣

詩曰游於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儉歌驕

毛萇曰輶輕車也儉

歌驕田犬也鄭立曰輶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者異于乘車也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明帝休成之樂歌曰玉鑣息節金輶

懷音

文士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欲舉嵇康自代康聞與之書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魯國先賢志曰黃伯仁龍馬頌曰楊鑣鸞兮揮紅沫之播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控草提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政成鐵鑣不飾

又曰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其後木鈴不衣長轂數幅今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綬翰杜中者錯鑣塗采珥斯飛翰楚辭曰絕鑣啣以馳驚兮暮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遠不御兮千里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八

九

棗據詩曰貞僞各有分驚驥不齊鑣

陶琬之詩曰我服旣暉我馴旣閑楊鑣警路哀籥清綿

桓立

集載琬之爲  
江州主簿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士女炫街里軒冕曜都城萬軫揚金鑣千軸樹蘭旌

袁淑游新亭曲水詩序曰離榭修幕陵隧坡阜鑣容旆綵衰野麗雲

鮑昭詩曰飛鑣出荆路騫服入秦州

王沉踐行賦曰六龍齊鑣鸞聲振振景動波迴天行星陳張協立武館賦曰天子翺翔郊甸順時巡省龍駟騰鑣羽騎遊聘顧流光以按轡迴鸞旗而時幸



李充穆天子賦曰其馬則赤驥

驪驂駟綠耳楊和齊鑣

一瞬萬里

董子曉乘輿駿馬賦曰軀觀若斯氣勢雲披銜金鑣著玉羈

顏延之七釋曰梓工飾雕篋之輿涓人進龍圖之馬馭駕則眩奪鳳蓋振鑣則圈促返夏故動軻驅馳光策流楮

張委九愍曰映金箱之羽蓋鳴玉衡之鸞鑣望天路以振策指萬里於崇朝

殷琰宣貴妃誄曰嚴位服於旗容尙徽諡於銘策節哀路於蕭鍾齊行鑣於鞞翟

應璩與劉文達書曰僕頃倦遊談之事欲修無爲之術不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八

十

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桓温與慕容暉書曰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落而總率之矣首尾脣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東晉書慕容暉傳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八終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九

兵部九十

西而羈

東馬羈

防汗

當胸

許慎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難也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繼從君廵於天下

杜預曰羈馬繼馬疆也

臣之罪

大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九

甚多矣請由此亡

又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

也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漢書曰今漢承哀周暴秦極弊之後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鞵

音幾羈而御駢馬

如淳注曰以繩繫馬領曰幾早突之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鞞鞞皆有

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

康泰吳時外國傳曰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船載馬到加營國國王悉為售之若於路失羈鞞但將頭皮示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王王亦售其半價  
郭頌晉世語曰愍懷太子好卑鷄小馬小牛置田舍令左  
右騎斷羈勒令墜馬  
韓詩外傳曰昔衛獻公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  
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負羈勒而從如皆從則  
孰守社稷君反國而復爲私也無乃不可乎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襄陽銅蹄歌曰龍馬紫金鞍翠毛白  
玉羈照曜雙厥下知是襄陽兒  
杜夷幽求曰羈蚊絆蚤禁其非法剝蟻屠風求其肝膽非  
至精誰能知之

又曰銜羈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平原曠澤翹尾而馳六  
大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九 二  
也

又曰羈縷絆呼名翹陸不可化也

書曰羈疆爲租要制也夢得羈韁要約士也羈結語言  
韁往來也羈結疆堅結救疆也弊絕不用難俯仰也

攀虞逸驥詩曰逸驥無鹿轡騰陸從長用剪落就羈勒飛  
軒躡雲煙

孫綽詩曰野馬閑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何爲人  
事問

傳玄馳射馬賦曰百鳥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防鏤

鞍明珂景朗華韉采鮮

傳玄良馬賦曰金羈在首發以明珂鏤鞍采韉暗織防舍

華

傅玄雜良馬賦曰飾以金羈申以玉纓結以輕軛節以和鈴

曹植遊俠篇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豕子幽并遊俠兒

孫惠三馬哀辭序曰余於物持所留心而所服三馬壹時離羈感田子之愛遂作哀文云爾

珂

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

郭義恭廣志曰期調圍出金銀白珠琉璃水晶帶五色珠馬珂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九

三

又田荆及出櫛華布珂珠具艾香雞舌香

傅玄樂府豫章行曰輕裘綴孔翠明珠曜珊瑚張華輕薄篇曰文軒樹羽蓋乘馬珮玉

聽

隋書曰宇文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雲定典爲製馬鞵於後角上鐵方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箭公鐵勢又遇天寒定典曰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我鞵頭巾合深柏耳又學之名爲許公柏勢述大悅上雲兒男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障泥

王隱晉書曰韓友字景先蓋江舒人縣舒廷掾王睦卒病

已呼驄家人就友卜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尸頭前及  
臥虎皮馬彰泥登時大愈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高勾驪以千里馬生羆皮彰泥獻  
於南燕燕王超大悅荅以水牛能言烏

世說曰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彰泥前有水  
終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彰泥使人解去便徑度

### 防汗

東觀記曰和帝永元三年西謁園陵桓郁燕羽林中郎將  
從使馬二疋并鞍勒防汗

魏百官名曰黃地金鏤織成萬歲彰汗一具又織成彰汗  
一具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四

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控草韃皮薦而已及其  
後革鞍攻成鐵鑣不飾令富者黃金琅勒劉繡弁汗

言馬彪戰畧曰孟達將蜀兵數百降魏魏文帝以達爲新  
城太守大和元年諸葛亮從城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遣  
亮玉玦織成彰汗蘇合香亮使郭模詐降過魏與太守申  
儀與達有隙模語儀亮言玉玦者已決緘成者言謀已成  
蘇合香者言事已合

### 當胸

後漢書曰太守趙興署鮑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  
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  
截馬當胸乃止

當胸以韋爲之也

後數日莽詔書樂下捕矯稱者

永由是知名

鞞尾

服虔通俗文曰馬鞞尾曰鞞

魏百官名曰赤茸鍤石鞞尾一具

鞭

禮記曰車將駕則執策綏

又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輪鄭立曰展輪具

視効駕自巳駕也奮衣由右上取貳綏番振去塵貳副也執策分轡驅

之五步而立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

若及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五

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

屬橐鞞以與君周旋

又曰宋告急於晉伯宗曰不可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又曰楚靈王使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

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執鞭以右尹子革

夕子革鄭丹也又春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

又曰晉荀瑶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

澗雨不涉成子衣制杖戈製雨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

鞭

公羊傳曰陽虎將殺季孫于蒲圃使臨南御之至孟衢臨

南投策使陽越下取策

陸機毛詩草木蟲魚疏曰据枝葉似楨松爾雅曰据楨也  
節似扶老卽金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

孔叢子曰刑以齊民譬之於御則鞭策也

漢書曰婁敬云太王以狄伐古去幽杖馬箠去君岐

又曰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  
手曰六馬

又曰李廣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主得廣廣時傷置絡  
間而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騰而而  
胡兒馬因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又曰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  
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箠擊亭長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九

六

漢獻帝起居注曰李儻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又於朝廷省  
門爲董卓設神坐數以羊祠之祠畢過省閣問帝起居求  
入見儻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刀侍中郎見儻帶仗皆  
惶恐亦帶劍侍刀先入在帝側

張勃吳錄曰大七帝大會飲宴下馬邈魯肅肅入拜起禮  
之謂言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未肅趨進曰未也  
衆咸愕然既坐徐舉鞭曰願麾下威德加於四海然後以  
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帝附掌歡笑

又曰大皇帝潛軍於皖口命陸遜爲大都督假鉞大皇帝  
親執鞭以見之

虞溥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能下徹軍將退兵已上道

權與呂蒙蔣欽陵統等在後張慢飲食畢垂當發魏將張  
濟帥六七千人奄至圍遮數重權乘駿馬上津橋南已見  
徹丈餘無板谷利附在馬後使持戈緩鞚利於後著鞭以  
助馬勢遂得超度

王隱晉書曰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淳于叔平曰君舍  
東北有乘樹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新馬鞭便  
就買還以懸北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遂承其言詣市  
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雜器復可  
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子寶晉記曰晉永嘉初有神見袁州甄城民家免奴為主  
簿自號爲樊道基有姬號成夫人欲迎致便載車行當得  
大云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七  
此免奴主簿從行爲譯以宜所宜汝南梅跡字仲真去鄴  
來經袁州聞其然因結羊世茂阮士公諸賓往觀之成夫  
人便遣主簿出當與貴客語主簿死不肯避成夫人因大  
嗔索士公馬鞭脫主簿鞭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祖逖與劉昆中夜而坐相謂曰若四  
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相避於中原後昆與親善書  
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人著鞭耳

沈約宋書曰胡蕃字通序義旗起桓玄戰敗將出奔藩於  
南掖門捉玄馬鞚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  
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勒遣石虎率精騎五千掩李矩營生執矩外甥郭謂之弟元教元作書與謂說云去年東平曹疑而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勒與謂書餉塵尾歸勒說賓禮貴弟相同斷金往物爲信矩所領士將並欲歸勒矩知衆之去已乃率衆來歸

又曰城都王穎誅黃門孟玖於是東海王鍼高密王簡皆懼奔國瑯琊王睿又將出焉而徵禁甚密穎又先下諸津禁其諸貴人王至河陽乃見拘焉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長官禁貴人而爾見之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奔國

崔鴻前秦錄曰符堅起教武堂于謂城命太學生明陰陽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九

八

兵法教爲將士朱彤諫曰虎將之士受教學生強翰之術乃若木之方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榪習以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析施規矩任知進退

又曰符堅引羣臣議代晉太子左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弗可犯且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政之臣願保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夫差威陵上國爲勾踐所滅雖有長江其能固乎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吾當內斷其心矣

又曰符堅時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避虜秦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起關東歲在癸未

崔鴻後梁錄曰咸寧二年盜發張駿墓得珠簾琉璃珊瑚

馬鞭

樂資春秋後傳曰魯仲連曰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馬而從之

袁希之漢表傳曰費禕領漢節誘納降附越雋太守張疑  
膝試禕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皆見害刺客不鎮也  
今明公位尊權重宜覽前事後歲首禕持節行酒郭循以  
馬鞭中小刀刺禕禕數日夢見郭循手中燃火登田問是  
魏百官名曰駝馬鞭二枚

異苑曰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  
者朱衣平上幘手提青柄馬鞭云汝何可教使隨我去見  
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九

九

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  
汝腸汝秘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覺受時

劉義慶幽明錄曰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  
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百許前車輻重馬鞭夾道鹵簿  
如二千石遙見縱父子便喚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  
何貴人荅曰是闔山玉在餘杭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  
祐助後入山得一玉狍從此如意

又曰桓玄旣肆無君之心使御史害太傅道子於安城立  
在南州坐忽見一平平幘人持馬鞭通云蔣侯來玄驚愕  
然便見階下奴子御幘車見一士大夫自云是蔣子文君  
何以害太傅與爲伯仲顧視之間便不復見

又曰廣陵韓咎字興彥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於尋陽還營下馬覺鞭重見有綠錦囊中有短卷書著鞞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穀紙或神呪經

謝氏鬼神列傳曰下邳陳超爲鬼君弼所逐改名何規從餘杭步道還求福絕不敢出入五年後意漸替解與親舊臨水戲酒酣共設往來超云不復畏此鬼也小俯首乃見鬼影在水中超驚怖時亦有乘馬者超借馬騎之下鞭奔驅此鬼去超遠近長如初微聞鬼云汝何鬼耶急急就死共會分地記曰六山者勾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則埋之上生馬筆勾踐遣使者移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爲馬筆獻於吳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九

十

劉欣期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二尺除形如馬鞭柄

闕駟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貪僞好持馬鞭行邑故語曰沛國龍冗至山桑詐託旅使若奔裘道遇寇抄遂失資糧

太公陰謀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筆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髑然檄以馬筆而問之曰夫子食生理而爲此乎將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乎語卒援髑髏而枕

又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六此馬之真性也及至伯樂曰我善治之刻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齊之前有楸角之患后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淮南子曰昔者王良造父御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安勞樂進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施若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太丙之御也除轡舍銜去鞭并策軍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

又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騶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

鹽鐵論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以調四馬無勢位雖舜禹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九

士

不能以治萬名

又曰秦攝利術以御宇內執修筆以管八極

杜夷幽求曰召渴者以臨河不待鞭策而自主

說苑曰默無過言愨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驥騏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楊偉時務論曰轡策鞞擊之具設雖剛怒麤屐蹄鬻之馬才足拘鞞繫口啣轡勒筆策必至則躡躡循軌

世說曰王敦在姑熟晉帝出看敦營敦覺追帝帝以金馬鞭與容舍姥姥以水澆馬尿合追者問姥姥云去已久矣追者乃止也王澄字平子從荊州下過王敦敦謀欲害之而平子左右二十八人悉捉鐵馬鞭爲衛敦不敢近

夢書曰鞭箠所使自較趨也夢得鞭箠欲有使也持以鞭馬使朋友也鞭使馬疾謹喜也

曹植九詠曰乘逸轡兮執電鞭忽而往兮悅而旋

曹植陌上乘曰望雲際有真人安得輕舉繼清鹿執電鞭

聘飛騰

張華輕薄篇曰文軒樹羽蓋乘馬珮王珂橫簪列瑇瑁長

施象牙

楊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騃雷輜鳴洪鍾建五旗

魏文帝臨渦賦曰建安十八年終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相伴乎高樹之下乃駐馬書

鞭爲渦賦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九

三

傅玄良馬賦曰鞭不得搖手不及動忽然增逝肉飛骨踴傳玄馳射馬賦曰假如革戾如膠鞭裁向腹奮尾跳尻

曹植表曰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路撮風后之奇接吳孫之要追慕卜商起牙左右

李尤馬箠銘曰御者箠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溫嶠與陶公書曰奉惠赤角一具及靴鼓馬鞭鼓角既周軍用馬鞭服以周旋玩之于乎與之借老也偃武之日乃當藏之篋笥耳

謝艾密令與楊初曰今遣舍人孔章特口論要密將軍可差腹心人旨致珊瑚鞭勒香嚵一具遣王擢王擢狐疑於

將軍父子事得施矣

袁宏與范曄書曰四海鼎沸天變將移杖短策以晨征登重幙以吐奇指六合以倒戈望崑崙而舉麾

柳

魚豢魏畧曰獻帝露布益州曰馬擊柳而不暇鮮貫胃延頸侍白刃

蜀志曰靈帝末先主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乃直入傳縛督郵杖二百解殺繫其頸著馬柳棄官亡命

常據華陽國志曰建寧羣同瀨縣存馬縣雍聞反持結二于縣山繫馬馬抑柱牛成林今夷言无梁林無梁夷言馬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九

三

蕭子雲晉史草曰姚略時有賀僧者不知何人自雲遊歷五郡時人號爲賀五郡齋戎奉道爲百姓設吉凶畧死泚立僧謂泚曰宜潔掃一馬廐開屋說大抑有冀馬其大非常自遠來天所送矣

趙書曰徐光字莠武頓巨人父以牛醫爲業光年十四五爲將軍王陽秣馬光但書馬柳屋柱爲詩頌不親馬事異苑曰丹陽甘草馬季思照鏡无頭乃見在馬抑

荀氏靈鬼志曰泰元中有道人從外國來多有術法自設所受術師曰衣非沙門也常行見一人擔上有小籠子可受斗餘語擔人云五步疲極欲暫寄居擔人甚怪之慮是

狂人便語君欲何許自屠邪荅云君若見許正欲入君此

龍子中擔人愈怪其奇君能入入中便是神人也卽入籠  
中籠亦不更大擔亦不覺重至國中一家大富而性慳惜  
不行仁義語擔人吾試爲君破奴慳囊卽至其家有一快  
馬甚惜之在柳下繫忽失去尋求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  
斗畧中終不可破取不知何方得取之便往語言君作百  
人厨食周餉窮困者馬當得出耳主人卽狼狽作之既畢  
馬還在柱

淮南萬畢術曰馬柳生腐茅者取馬柳生茅可以爲藥食  
煞鳧矢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五十九

古

爲象

圖形

人謂金固始鑿困亦溫嘗出甚主人問其所以爲之  
中孫不臣過類不似此也醫家之野其論高其打百  
調其滑之出勝不繁感夫去其外不似數便甘泉  
不計其難謂人吾知欲保其攻其難明正其法一夫  
小計亦不復大計亦不復軍生國中一夫大富而計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九終 吳興陳惠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

人事部一

敘人

敘人

釋名曰人仁也生物也

易下繫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又敘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

又說卦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尚書秦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

一

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長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

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

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

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

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

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

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此言兼氣性之効也

又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左傳昭二年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也氣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一於神明也明

春秋元命苞曰五氣之精交聚相加以迎陽道故人致和

五氣五行之氣

又曰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于子

又曰天人同度正法相受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之

為言効也上為下効道之始也

又曰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為人以人立字二人為仁

仁人言不專於已念施與也

又曰聖人一其德智者循其職長生久視上帝之精氣也

循其職言不違上帝所向也知是則皆得長生久視言所行當天也

不以命制則愚者悖慢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

二

智者無所施其術殘物逆道天不殺故立三命以垂策所

以尊天一節三者法三道之術

不以命制愚慢之人則賢道術不得施行勢相反

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正命也

起九九八十一帝天帝也八十一陽氣相乘之極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為

命也援神契曰隨者逆天道常善之行則隨其暴虐以行之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

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散忤暴

氣絕人雷至動地沙鹿襲邑是也

許錯也襲邑可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人

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宮商為姓秀氣為人

正氣清若水人得蒼龍之形靈成即火之氣人得朱鳥之形赤熒怒之氣以生也間氣則不包一行各受一星以生若蕭何感星

精而生也

又繁露曰唯人獨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形體

骨肉偶地之厚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  
脉川谷之象也有哀樂喜怒神氣之數故小節三百六十  
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  
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柔乍剛  
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  
理副天地也

樂動聲儀曰中元者人氣也氣以定萬物通四時者也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東至日所出為太平

丹穴之人智

巨野州以南戴日為丹穴

大蒙之人信

西至日所入為大蒙

啞啞之人武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三

曰分於道謂之命

始得為人也故下文曰命者性之始

形於一謂之性

人各受陰

陽剛柔之性

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

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

始生而不具者有五焉曰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

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

煦轉也

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

食耨而生臙然後能行三年顯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

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

化是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齟十有六而化女子七月生

齒七歲而齟十有四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

陽改奇然陰數偶

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

又曰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

息土之人美垤土之人醜息土無級垤土粗疏者也倮蟲三百六十而

人為之長

又曰孔子遊太山見營啟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以一樂男尊女卑吾得為男是以二樂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行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事之常死者事之終處常得終尚何憂哉

又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理道畢矣

漢書曰司馬遷曰凡人所以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弊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

四

復返故聖人重之

鬻子曰天地闢萬物生人為正焉人化為為善禽獸化為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禽獸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文子曰人之情欲平嗜慾亂之情氣為人人愛天地變化

而生一月而膏初形骸如齊胎二月而脉漸生筋脈三月而脛脛胎也三月如

壯也四月而胎如水中之鰕之胎五月而筋氣積而成筋六月成骨血化

胎肉化胎骨七月成形四肢成八月而動動九月而躁動數如前

十月而生形骸乃成五藏乃形

又曰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方聲有五音物有

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伍五伍二十五故天地之間有二

十五等人士伍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伍有德人  
賢人智人善人辨人中伍有公人忠人商人平人直人下  
伍有衆人奴人愚人視肉人小人上伍之與下伍猶人之  
與牛馬也

又曰智於萬人者謂之俊千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  
列子曰戴髮奮齒倚而趨謂之人

管子曰人水也男女精合而水流形二月而咀咀者伍味  
是伍藏也酸生脾鹹生肺辛生腎苦生肝甘生心藏已具  
而後生伍肉脾生髓肝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肉已  
具然後生九竅脾爲鼻肝爲目腎爲耳肺爲口心爲下竅  
五月而成十月而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

五

淮南子曰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窕冥冥鴻洞莫  
知其間有二神經營天地

二神陰陽之神也

於是乃別陰陽離爲

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  
天之有也骨骸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骸反其根

又曰言無功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技者  
中人也若覆而弁有之拔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裁制也度其技

能而裁使之也

又曰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行九解

九解者八方中央也

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

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脾爲

風腎爲雨肝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

公孫仲尼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骨肉當地之厚也有九竅脉理當用谷也血氣者風雨也

白虎通曰男女者何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如從人也

風俗通曰天地初開未有人女媧擣黃土為人力不暇乃引絙於泥中以為人富貴黃土人也貧賤庸絙人也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則程失神懿重所以德宇也疎則失身志大所以

堪物也小則不勝小心所以慎咎悔也大則驕妄由此論之小心而志大者豪傑之俊也心大而志小者傲蕩之類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

任子曰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

傅子曰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淳而清動之則流而濁

孕

易漸卦曰鴻漸於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

玉弼注曰夫婦邪配則非

夫而孕故不育

尚書泰誓曰商王受焚炙忠良剝剔孕婦

左傳僖中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

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

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鬲女曰妾及子鬲西質妾為宦女

焉  
夫戴禮曰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爲後世戒

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說願之乃踐之身動如孕期而生后稷

又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立鳥隕卵修取吞之有孕生子大業

又曰昔夏后氏之將衰有二龍止於夏庭龍亡繫在楨而藏之至周厲王發而觀之繫化爲玄龍入王後宮後宮妾未訛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卽褒姒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七

漢書曰張倉妻妾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又曰鈞弋夫人懷昭帝十四月乃生上以堯十四月而生

今鈞弋亦然乃命門曰堯母門

又曰初王禁妻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

范曄後漢書曰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

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

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

又曰靈帝王美人任娠畏何后乃服藥欲除之而昭安堅

終自不動又夢見負日而行四年乃生皇子協后遂酖殺

美人帝大怒欲廢帝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

董侯

東觀漢記曰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見帶奐印綬登樓而歌乃訊之於占者曰必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魏畧曰昔北方有膏離國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啄噓之徒於馬闌中馬以氣噓之王疑以爲天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帝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之淹水以弓擊水魚鼈浮於橋東明因得渡追兵不得及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也

又曰黃牛羗種孕身六月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入

吳錄曰武烈皇帝姓孫名堅字文臺母有身夢腸繞吳閭門

又曰長沙桓王名策字伯符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

晉書曰賈后酷妬以戟摘諸宮人孕子皆隨刃而死

晉陽秋曰初太宗諸子繼天諸姬絕娠命扈謙卜繇云後房當有女誕三男一女終大盛於是盡出後宮及諸婢悉見之織坊中有一人色黑宮人謂之崑崙奴相者驚曰此是也帝幸之生烈宗

車頻秦書曰符堅母荀氏浴漳水經西門豹祠歸夜夢若有龍蛇感已遂懷娠而生堅

三國典畧曰周太祖宇文泰之母曰王氏初姪五月夜夢  
抱子昇天纔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帝喜曰雖不至天貴  
亦極矣

列子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  
尹生乎空桑

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兢民

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始又右天矣

呂氏春秋曰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

其君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

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願明日視曰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

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 九

淮南子曰孕婦見兔其子缺唇見麋其子必四目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代有大迹

出雷澤胥履之生庖犧

又曰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

丹陵名曰放勳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女狄暮汲於石紐山下大祠前水

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身十四月而

生夏禹

括地圖曰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生兒長大能

乘雲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譙周法訓曰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



荅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

傅子曰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  
廷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  
於市

世說曰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  
湖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長養之以爲子廣  
後不治其本親服云我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  
焉

搜神記曰陳仲舉微時嘗宿黃申家而申婦方產有扣申  
門者家人咸不知方問聞叩門者言堂下有人不可進扣  
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一人便往有頃還留者問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十

之是何等名爲何事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  
十五歲後問以何死荅曰應以兵死仲舉告其家曰吾能  
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又不使得也至年十五有  
置鑿於梁上者奴以爲木也自下鉤之鑿從梁落陷腦而  
死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并問奴所在申家  
以此具告仲舉仲舉嘆曰此謂命也

異苑曰魏郡徐逮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一  
腳頭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

外國圖曰方巨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十而四其潢水婦人  
入浴出則乳矣是去九嶷二萬四千里

烈女傳曰簡狄者帝嚳之次女也妃有娥氏之女與姊妹

浴於玄邱水之上有玄鳥啣卵而墜五色甚好相與競取之簡狄得而吞之有妊遂生契

又曰大姓者文王之母性專一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以胎教也

會稽先賢傳曰吳侍中闕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

蜀郡記曰諸山夷獠子娠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兒出便投水中淨則取養沉乃棄之

華佗別傳曰甘陵相夫人有胎六月腹痛十餘日大亟請佗視脉佗曰有兩胎一已死便手摹其胎在左男也在右女也右死即爲湯下之便愈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

十一

洞冥記曰東方朔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妊氏嘆曰無夫而妊人將棄我乃移向代都東方里爲居五月旦生朔因以所居里爲氏朔爲名

博物志曰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爲異乃覆濡之遂成兒生而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便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玉葬之徐界中今見有狗龍墓

又曰婦人妊娠不欲見醜惡物異鳥獸食亦當避異常不欲見熊虎豹勿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止席而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聲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

子賢明端正壽考所謂胎教之法

異苑曰瞽瞍生舜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婦人任孕未滿三月著罽冠衣平旦左繞井三匝映井水照影而返勿令墮見必生男

又曰魏興李宣妻樊氏義熙中懷任過期不孕而額上有創兒穿之以出長爲今將猶存名胡兒

又曰太原温盤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

續搜神記曰袁真在豫州遣政女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觀望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盆水中問然明淨薛郭二人更以瓢酌水皆不得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卽覺有孕遂

生桓南郡

幽明錄曰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此酷何深婦忽然起坐曰感君傷悼我不卽朽君可瞑後見就依平生時陰陽當爲君生一男語畢還臥馥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交接後嘆曰亡人亦無生理可別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爾旋覺婦身微暖如未亡旣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靈產

又曰傳言黃帝任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語林曰張衡之初死蔡邕母始孕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

云邕是衡之後身

二六三 御覽

卷三百六十

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終

產

毛詩斯千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  
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

又生民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后在

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不折不副無菑無害言易也凡人

生如達言生之易也牛則拆副畜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其母橫逆人道禮記內則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

至於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

悅於門右孤者有事於武也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國君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一

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三日卜士負之射之以桑弧蓬

矢六射天地四方

左傳隱公元年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

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

又襄五年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嬀

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

又昭七年曰叔向娶生申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

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

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

氏矣遂弗視

又昭七年曰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由王曰公衍先

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公衍母使待三日已其白公

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

曰務人爲此禍務人公爲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

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

家語曰子夏問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辰爲日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生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二

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爲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爲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鼈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

史記楚世家曰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折副而生焉

又曰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以五月生嬰

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因其兄弟而見子文

於田嬰嬰怒謂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

因頓首曰君所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及

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受命於戶耶  
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乎必受命於戶則可高  
其戶耶

漢書曰高祖七年春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勿事不使役也

又曰盧綰與高祖同里綰與親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  
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壯學書又相  
愛也

又曰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分至  
於生子輒殺元帝議令民產子七歲及出口分

東觀漢記曰敬隱宋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  
舉弃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三

道南聞而兒啼聲恰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  
滿其口鼻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  
年十三歲乃以歸宋氏

後漢書曰竇武母產武并產一蛇

又曰虞延初生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  
魏志曰黃初六年三月魏郡太守孔羨表黎陽令程放書  
言掾汝南屈雍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在草生男兒從  
右腋生冰腹下而出其母自若無他異痛今瘡已愈母子  
安全無災無害也

王隱晉書曰齊王冏輔政太安元年有婦人詣大司馬門  
寄產吏驅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言畢不見識者聞而

惡之至二年謀反誅

又曰程咸字延休魏郡武安人也其母夜夢白頭公授之以藥曰服此當生貴子也生咸好學有才爲鍾毓書記毓弟會問有可與語吏否毓乃稱咸

孫盛晉陽秋曰魏舒適主人妻產俄聞車馬之聲問曰男女從者入反曰男也年十五以兵死又問寢者誰曰魏公舒默然謝之

于寶晉紀曰愍帝建興三年伎人產一龍子色似錦文望之如見神光在牀上少有視者

後魏書曰太祖道武帝諱珪獻明皇帝之子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於三合陴北明年有榆生於埋胞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四

之坎遂成林

前趙錄曰劉淵字元海父豹母呼延夢服日精十三月而生淵劉聰母曰張夫人十五月生聰焉

三十國春秋曰前秦蒲洪父懷歸於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

又曰後涼秃髮烏孤七世祖壽聞之在孕也母夢一老父被髮左衽乘白馬謂曰爾夫雖西移終當東返至京必生貴男長爲人主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寢生壽闕被中因以秃髮爲號壽闕爲名

後趙書曰黎陽民妻產三男一女勒賜乳母穀帛以爲保

神



崔鴻南燕錄曰慕容德糧少子母公無天人晉咸康中書  
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既生似鄭莊公曰長必有天  
德遂以德爲名

宋書曰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  
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

又曰王鎮惡之產也當五月五日家人欲弃之其祖猛曰  
昔孟嘗君如是而相齊此兒必興吾族因以鎮惡爲名

又曰范曄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爲搏所傷故以搏爲小  
字

北齊書曰武明婁皇后諱昭君性寬厚不妬忌高祖率衆  
將討西寇出師之夜后孿生是切雙生子也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五

急請追告高祖后弗聽曰王出統太兵何得以我故輕離  
大軍

唐書曰幽州節度使劉濟怦之長子初母難產既產侍者  
初見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  
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衆異之累歷牧宰及怦爲節  
度濟爲行軍司馬怦卒軍人習河朔舊事濟請伐父爲帥  
朝廷從之

莊子曰厲之夜半生其子也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  
似已也

呂氏春秋曰夏侯孔甲佃于東陽賚山大風晦迷入民室  
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子必大吉或曰不勝必有

殃咎乃取歸曰爲子子誰敢殃之子成人募動析康 斧  
破斬其足遂爲守者孔子曰嗚呼有命矣

西京雜記曰王鳳五月五日生其父欲勿舉其母曰田文  
五月五日生父嬰勅其母勿舉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以  
占者事推之非不祥逐舉之

又曰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  
爲弟今雖俱曰亦宐以先生者爲兄或曰居主者宐爲兄  
居下者宐爲弟居下前生今宐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  
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生囂以巳生良  
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爲兄囂亦當爲弟矣昔  
許釐公一生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勤生二子一男二  
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者爲長近伐鄭昌時文  
長倩並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一女季黎一生一男一女並  
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玄中記曰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  
不食米正資魚以爲生氣

又曰丈夫民殷帝大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  
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皆脅  
間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去玉門二萬里

外國圖曰長人國妖六年乃生而白首兒則長大乘雲而  
不還龍類也

崔玄山瀨鄉記曰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二里祠門左有碑

文曰老子聖母李夫人神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鹿下託於李母胞中七十二年產于楚國淮陽苦縣瀨鄉曲仁里老子名耳星精也字伯陽號曰聃

孔演圖曰孔子母徵在遊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已七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  
中曰  
廣志曰獠民皆七月生

帝系曰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嬪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啟其母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

風俗通曰生三子不舉俗說生子至於三子似大畜言其妨父母故不舉之也謹按春秋國語越王勾踐令民生三子者與之乳母生二子者與之餼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所以人民繁息卒滅強吳雪會稽之恥行霸於中國者也古陸終氏娶于鬼方謂之女嬪是生六子皆爲諸侯今人多生三子子悉成長父母完安豈有天所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

又曰不舉寤生子俗說鬼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按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以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各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

又曰汝南周霸字翁仲爲太尉掾婦於乳舍生女自毒無男時屠婦北臥得南因相與私貸易神錢數萬後翁仲爲

圯濱相吏周光能見鬼署光爲主簿使還致敬於郡縣因告光曰事訖臘日與小鬼俱計家去家經十三年不躬蒸嘗主簿微察知相先君寧息會同飲食忻娛否往到於家上郎君沃醉王簿俯伏在後但見屠者弊衣蠶結倨神坐持刀割肉有五時衣帶青黑綬數人彷徨陰堂東西廂不敢來前光怪其故還至引見問之乞屏左右起造於膝前白事狀如此翁仲曰主簿出勿言因持劍上堂謂嫗女何故殺吾子嫗大之曰卿常言鬼聲氣喜學似我老公欲死欲作狂語翁仲曰祀祭如不具服子母立截嫗辭窮情竭泣涕具陳其故時子已年十八呼與辭決曰凡有子者欲以承先祖先祖不享血食無可奈何自以衣裘僮僕車馬

送迎馭其女女嫁爲賣楚子婦後適四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翁仲便養從弟子熙爲高邑令

又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數月皆懷姙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王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止甚悽愴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子責問乃伏

又曰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也按左傳桓公之子與父同月生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

神仙傳曰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時割其左腋而再生

而白者故謂之老子

列仙傳曰木羽鉅鹿南祁鄉人貧母王助產嘗探兒兒生聞眼視母大笑母乃驚怖仍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曰此司命君也當報汝使汝子木羽得仙後生兒字木羽所探兒年十五夜有車馬迎之過呼木羽爲我御來遂相隨去列異傳曰華子魚爲諸生嘗宿人門外生人婦夜生有兩吏來詰其傳使相向僻易欲退相謂曰公在此因踟躕良久一吏曰藉當定柰何得任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共語曰當與幾歲卜人曰當與三歲子魚後故往視之兒果年三歲已死乃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慰

續搜冊  
記同

益部耆舊傳曰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一居于牢山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一

九

嘗捕魚於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水化而爲龍出水派一忽聞龍語曰若生我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走背龍而坐龍就而舐之其母爲語謂皆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小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共推以爲王

博物志曰蜀郡諸山夷名曰獠子婦人妊身七月生時必須臨水兒生便置水中浮卽養之沉便遂弃也至長皆拔去其上齒後狗牙各一以爲身飾

論衡曰黃帝二十月而生

又曰唐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見一木杖植其門側好

善異爲衆其父杖入門以示人占曰吉文伯立至廣漢太守以杖當得子之力矣

譙周法訓曰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荅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后也

傅子曰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后爭訟廷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于市

世說曰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于江湖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升往取因長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有中庸之號廣后不治其本親服云我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也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十

搜神記曰陳仲舉徵時嘗宿黃申家而申家方產有扣中門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言寶堂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一人便往有頃還畱者問之是何等名爲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十五歲后應以何死荅曰應以兵死仲舉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刃不使得執也至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者其末出奴以爲木也自下鈞之鑿從梁落陷腦而死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并問如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舉仲舉嘆此謂命也

異苑曰魏郡徐逮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一脚頭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

又曰丹陽縣駱慶婦生一男一虎一狸狸虎毛色班黑牙  
爪皆備卽殺之兒經六日而死母不異

又曰沛國武漂之妻林氏元嘉中懷身得病而死俗忌含  
胎入柩中要須割出妻乳母傷痛之乃撫尸而祝曰若天  
道有靈無令死被擊裂須臾尸面赭然上色于是呼婢共  
扶之俄頃兒墮而尸倒也

嵩高山記曰昔陽崔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萬  
上出五歲便入此山學道神明爲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  
焉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士

嵩高山記

嵩高山記曰昔開母生人後自三十月入山學道  
焉

又曰嵩高山記曰昔開母生人後自三十月入山學道  
焉

又曰嵩高山記曰昔開母生人後自三十月入山學道  
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一終 吳興陳杰分校

姓

名

說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因生以從女女生亦聲也

易類謀曰黃帝吹律以定姓

左傳隱八年曰無駭卒羽父請益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

仲對曰天子建德因主以賜姓

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故謂陳媯爲姓

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

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爲諡其臣曰氏以王父字

爲諡

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一

氏

無駭公子展之孫故展爲氏也

又襄四年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上

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

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

世祿非不朽也

文士亦世祿

史記曰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

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

曰呂尙

漢書曰夏侯嬰爲滕令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尙主主隨外

孫號孫公故滕公子孫重爲孫氏



又曰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因周舊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月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

又曰灌夫穎陰人也父張孟嘗爲穎陰令灌嬰舍人因得

幸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

師古曰蒙胃也

又曰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東侯家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李與主家僅衛姬通生青青有同產兄衛長君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一

二

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其先齊諸田氏諸田徙者多故因以次第爲氏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媼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號實與天運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三國典畧曰周蔡祐字承先陳畱圉人齊安郡守襲之子也有膂力便騎射太祖以其戰功賜姓大利稽氏

唐書曰康國卽漢康居之國也其王姓溫月氏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南依葱下遂有其地枝庶

皆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

又曰則天朝博州刺史琅邪王冲據博州起兵冲父豫州刺史越王貞又舉兵於豫州與相應討平之改姓爲虺氏又曰尙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代居松漠之間天寶末歸國隸安祿山後事史思明上元中歸順累授左右威衛二大將軍魚朝恩之統禁軍愛其勇力甚委遇之俾爲養子奏改姓魚氏

又曰李全畧者本姓王名簡爲鎮州小將事王武俊元和  
中節度使王承宗歿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及  
長慶初鎮州軍亂害出弘正穆宗爲之盱食以簡嘗爲將  
召問其計簡遂極言利害願有以自效明年擢拜橫海軍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三

節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略以崇寵之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  
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  
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  
生蒸民尙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  
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合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  
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  
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宮  
或氏其事聞其氏卽可知矣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  
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  
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

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魯有仲氏孟氏叔氏季氏楚有昭屈景氏齊有高國崔盧氏以知其子孫也王者之子亦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者之孫亦稱王孫稷契賜姓爲姬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風俗通曰萬類之中唯人爲貴春秋左氏傳官有世功卽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謂同姓也蓋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諡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以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四

號唐虞夏殷也以諡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國曹魯宋衛也以官司姓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國園池也以事巫卜陶丘也以職三馬五鹿青牛馬也

儒爲姓謂之伊

陳畱風俗傳曰侯氏氏侯爵周微官失其守故以侯爵爲姓

又曰秦之先曰伯益佐舜擾馴鳥獸賜姓曰嬴氏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郟氏王氏江氏

文士傳曰東皙字廣微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造自

東海避難歸蕪城改姓去疎之足爲束氏

世說曰諸葛恢與王丞相共爭姓族前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諸葛曰譬如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耶

論衡曰孔子推律日知殷之苗裔也

禮記曲禮上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

山川此在常之語中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終將諱之

又曰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也

又曲禮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重本也

又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也可無慎也人治行以正人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五

左傳桓公曰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

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

以政成而民听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此言有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又曰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

有五有信有義有衆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以魯公子友

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爲

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取

本國爲名之不自以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

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矣以木鐸

狗曰舍改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

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弊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

徒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

廢二山二山具教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

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

又閔公曰戚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

也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又文下曰鄭躡侵齊鄭躡秋國名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

之吉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鄭躡國之君以命宣伯

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宜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又宣上曰楚鬬伯比淫於鄢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虎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二 六

乳之鄢子田見之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於菟故命

之曰鬬穀於菟

又宣上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

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

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又定下曰魯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揚州之役獲焉名

之曰揚州故自北僑如

漢書曰司馬相如小名犬子及長慕蘭相如為人更名

相如

後漢書曰趙岐字臺卿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東觀漢記曰廣范爲蜀郡守令民不禁火百姓皆

其願時生子皆以廉爲名者千數

魏志曰程昱本名立夢登太山捧日人或以夢告太祖太祖曰終爲吾腹心遂上如日

又曰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人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七

吳志孫休傳曰五年春二月戊子立子羣爲太子注曰休詔曰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羣羣音如湖水灣灣之灣字會音音如迄今之迄今字名震震音如兜觥之觥字羿羿音如立磻首之磻音次子名柜柜音如草莽之莽字显显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褰衣下寬大之褰字焚焚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抄舊文會合作之

江表傳曰顧雍從蔡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令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邕之所歎故以爲字焉

晉書曰謝玄破符堅於淮淝先有童謠云誰爲爾堅石打

破故桓豁以石名子以邀其功

晉中典書曰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同徒導欲出王舒爲外援及更拜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三千石舒上疏以父名會不得作會稽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謙舒陳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郇古會切舒不得已親

職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李弁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弁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余耿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弁

又曰陳安成紀平庄人也少慷慨讀書見許褚而慕之乃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八

白字虎侯

後魏書曰游肇字伯始高祖賜名尙書今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

又曰太和初宋弁爲殿中郎中高祖嘗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也

宋書曰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惠震明帝長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衛尉府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卽以所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字惠震

又曰王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

又曰顏峻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峻未有子而大司

馬注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自爲

制名各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

峻子爲辟強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

又曰謝莊五子颺力計切肅音擢音世謂莊名子以風

月景山水

梁書曰張唼字四山初唼父稷爲剡令至唼亭生之因名

唼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

收覆歡然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九

三國典略曰周陸逞字季明綏德郡公通之弟也初名彥

字世雄魏文帝嘗從容謂之曰爾旣溫裕何乃字世雄且

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

南史陳毛喜傳曰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

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以訪毛喜喜卽條自古名賢杜

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啟之文帝稱善

白虎通曰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

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

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

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子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



卑賤之稱也寡畧故於燕寢殿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  
以生日名子也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  
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  
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甫王  
季名歷殷之諸侯也不以子丑何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  
枝也幹爲本質故以甲乙爲名也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  
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事旁形故或兼或單也依  
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因名爲棄旁其形者孔子首類  
魯尼丘山故名爲丘也

風俗通曰袁賀字元服祖父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京  
入賀而賀始生因名之曰賀而字元服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十

鄭玄別傳曰玄一子名益字益思年二十三相國孔府君  
舉學廉府君以多冠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乃令從家將  
兵奔救遇賊見害時年二十七也妻有遺體生男玄以太  
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父手理與玄相似故名  
曰小同

孟宗別傳曰孟宗爲豫章太守民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  
之生子者多以孟爲名

江祚別傳曰祚爲南安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爲名字  
蜀李書曰賈夷字景叔梓潼人也太始初內移河東少仕  
晉臺爲倉部令史懷帝時爲安富令中原喪亂玉衡七年  
歸國武帝素聞夷名重之皇子雅生因名賈夷

秦記曰後帝字元時東宮生邵弘言於父曰君之於臣先生之與其門人名之可也至於同官之於僚黨同姓之於昆弟同門之於朋友可以稱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羊傳曰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子尊乃謂爲人所字則近乎見尊爲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弊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通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官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爲本故尊爲未故卑尊故其禮祥卑故其事略也且婦人無名故賤於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一

二

丈夫野人無名故賤于學士名者已之所以事尊已者之所以命已字則已之所以接卑卑者所以稱已未有用于尊而爲卑用之於卑而爲尊者也

搜神記曰齊惠之妾蕭相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鷓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

何積玄壽賜名敘曰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時加卯甲乙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茲之三月吉之善時也又於易卦震值在邦巽位在己震爲長男巽爲長女而此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且日月豈依先祖之靈實臨祐之立

髮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生民之至願也故賜名曰立壽焉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二

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二終

吳興陳杰分校

字 形體

頭上

字

禮記冠義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春秋說曰字者飾也

謝丞後漢書曰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改焉

晉中興書曰諸葛恢字道明隕弟也弱冠知名試字卽三長轉臨沂令值天下亂避地江左于時潁川荀鬪字道明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二

卷三百六十二

一

陳留蔡謨字達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歌

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又曰孔愉字敬康少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子康俱知名號曰會稽三康

徐廣晉紀曰桓溫才氣雄雋恢爽陵邁溫嶠見其幼時知必非常故父彞字曰溫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

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

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從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也

荀氏家傳曰荀愷字茂伯小而智外祖晉宣王甚器之曰

爲虎子第慳爲龍子王每謂曰候汝長大當共天下

陳武列傳曰武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奇之起議欲易其  
故字武長跪自啟曰里語有之都亭鼠數聞長者謂今當  
易字寔有私心嘗聞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往在  
鄉里久聞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忠守志不服單于流  
於漠北擁節牧羊寄秋鴈以訴心因行雲而託誠高山仰  
止意竊慕之陳氏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顯本  
是胡人而石勒右虎諱胡曰聞人故因字之曰國武

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僅曰善搏音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

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賓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聖證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三 二

居卽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

形體

釋名曰形有形像之異也體弟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  
次弟也

尙書大傳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

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畸也其發聲也畸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者枯也言湯體中

小家言皆不善也

韓詩外傳曰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

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

府咽嗑入量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

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臍之府也

孝經援神契曰人頭圓象天足方法地五臟象五形四肢  
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智心禮膽斷  
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節法日歲賜法鈴鈴鈞也

東觀漢記曰詔書今功臣家各自記功狀不得目增加以  
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  
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

又曰上復以朱祐爲護軍常舍止於中祐待字從容曰長  
安政亂云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  
軍祐由是不復言

江表傳曰孫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晉起居注曰懷帝琅邪恭王子母曰夏侯氏帝生有白毫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二

三

生於目左角龍顏隆準眼有精曜

蜀李書曰武帝諱雄字仲雋姓祖弟三子帝身長八尺三  
寸美容貌工相者曰此君將貴相有四目如重雲其鼻如  
龜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如貴人位過三公不疑也帝  
每周旋鄉里有識者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太康  
中每語鄉里曰李仲雋有大貴之表終爲人主也

車頰秦書曰符璽時四夷賓服秦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  
貌異色晉人爲之題目謂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潤額  
北夷爲匡腳面南蠻爲腫蹄方方以類名也

吳均齊春秋曰太祖神容魁梧天表英特體有龍文寬雅  
沉深喜怒不形於人

隋書曰高祖文帝龍顏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

晏子春秋曰伊尹倨身湯偃

孫卿子非曰衛靈公有臣公孫呂長七尺而居三尺廣三寸鼻目取其名振天下

管子曰子產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用

文子曰人頭之圓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復有四支五臟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雲寒暑人亦有喜怒贍爲雲肺爲雨脾爲風腎爲電肝爲雷以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而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三

四

災五星失行州土受其殃天地之道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勤而不愛精神何能久馳而不止是故聖人內而不失也

孔叢子曰安釐子欲以馬回爲相問子順曰回爲人便便亮直之丈夫也順曰聞諸孫卿其爲人長目而豕視必體方而心圓臣見其面非不衛其體幹而疑其目王卒用之果以諂得罪

莊子曰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

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耳却迎後面上僂也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

氏之子老萊子曰是邱也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

又曰夫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一月而氣二月而血三月而胎四月而胞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以肺主口腎主鼻膽主目肝主耳

又地形扁曰東方川谷之所生日月之所生其人銳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萬陽氣之所浹暑溫居之其人墮形銳上大口決毗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天西方高上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皆方面修頸卯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而勇敢不仁北方幽晦不明天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三

五

之所閑者也寒水之所積者也其人翁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而壽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而惠聖

博物志曰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明其人姣好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上下水沃其人大口北方太陰其土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抄風雨交山谷岐其人端立

神仙傳曰王扎金笥內經皆云黃子黃色美鬚廣額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有叅午達理魚目虎鼻純骨雙柱耳

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列女傳曰叔姬之生叔魚也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  
鳶肩而牛腹谿壑可滿是不可厭也

李邵別傳曰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入眉左耳有奇表項  
枕如鼎足手握三公之字

管寧別傳曰寧長八尺龍顏秀眉

論衡曰蒼頡四目而佐帝公子重耳駢脅爲諸侯霸蘇秦  
骨爲六國相張儀叱脅相秦魏

頭上

說文曰首頭也頤口 碩顛大頭也顛小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處體高而獨尊也首始也

易未濟卦曰飲酒濡其首有孚盈缶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三

六

又曰說卦曰乾爲首

諱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  
以頭擊闔腦乃精出曰匡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  
悟而用百里奚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面王其民銳頭君乘上而王其民大

頭

禮記少儀曰頭容直

不傾頭也

又曰頭頸必中

頭容直也

樂汁圖曰赤帝銳頭黑帝大頭

宋均注曰銳頭象宋鳥也

左傳昭二年曰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

山於寧風之棘土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員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  
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

爾雅曰元首也

左傳曰秋人  
歸先軫之元

孝經援神契曰頭圓象天足萬法地

史記曰藺相如爲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  
齊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  
爲戲弄臣故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合與璧俱碎於  
柱矣

又曰須賈使秦見范雎雎數之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  
頭來不者我屠大梁賈歸告齊亡匿趙平原君所齊遂自  
頸趙王取頭與秦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三

七

又曰英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誅彭越梟頭雒陽下  
詔曰有敢收視者捕之英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  
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

器史記  
同

又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

漢書曰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之乃自  
劉王翳取其頭

又曰高祖招田橫橫至尸鄉廐謂從者曰陛下欲一見我  
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猶未敗遂自劉令客奉其頭

又曰秦始皇卽位三十七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  
地麻暴骨長城之下頭頸相屬於道

又曰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寢以繩繫頭懸屋梁後爲當世大儒

又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又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甚有異才萬年常召咸於床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爲陷地萬年不復言

又曰建元中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

師古曰飲酒之器

東觀漢記曰岑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敕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爲白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三

八

後漢書曰賈逵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又曰張讓段珪誅何進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尙書得詔版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儀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尙書何進反已伏誅

典畧曰李催移保黃白城梁與張橫等破之送其首初催兄子循及利等侍上無禮及催頭到有詔高懸之

魏畧曰龐意手斬一級不知是郭援馱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氏之甥意後於中出一頭鍾繇

見之而哭意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焉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壓其頭欲其扁故今辰韓人皆

徧頭

又曰袁紹辟牽招爲督從軍紹卒事袁尙後遼東送尙首懸在馬市牽招視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又曰劉廙字恭嗣年十歲講堂上司馬德操撫其頭曰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乎

蜀志曰秦宓使吳吳主問宓天有頭乎曰有詩云乃瞻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又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告之曰角之爲字刀下爲用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誅楊儀蹋延頭曰庸能復作惡乎

又曰先主與張飛趙雲等沂流而土分定郡縣時巴郡嚴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六十三

九

顏率衆守城不降及城陷縛顏至飛呵顏曰汝見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我川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命左右牽去斫頭大笑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於是飛壯而釋之引爲上客

